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第**九二八〇**次会议

2023年3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费尔南德斯先生	(莫桑比克)
成员:	阿尔巴尼亚	斯帕塞先生
	巴西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厄瓜多尔	桑切斯·伊斯基耶多夫人
	法国	迪姆·拉比耶夫人
	加蓬	南加先生
	加纳	哈克曼夫人
	日本	孙崎先生
	马耳他	卡米莱里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士	鲍曼-布莱索林夫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沙哈卜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克斯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凯利先生

议程项目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3-07474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乌克兰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今日俄罗斯”执行主任基里尔·维辛斯基先生、乌克兰法律工作者联盟副主席德米特里·瓦西莱茨先生和耶鲁大学贸易史教授提摩西·斯奈德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维辛斯基先生发言。

维辛斯基先生（以俄语发言）：我叫基里尔·维辛斯基。我在乌克兰出生长大，毕业于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一所大学，成为一名语言学家和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我在乌克兰各种媒体机构从事记者工作。2014年，我成为乌克兰网站“俄新社乌克兰”的主编——该网站以俄语刊文。2018年，我被乌克兰安全局以一些捏造的罪名——包括叛国罪——逮捕。我在监狱度过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此后，乌克兰一家法院没有确认对我的任何指控，将我释放。这使我得以于2019年离开乌克兰前往俄罗斯。今天，我仍在从事记者工作，而且是俄罗斯民间社会发展与人权理事会成员。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机会在本次会议上发言。什么是恐俄症？恐俄症是一种表现，是对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民、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公民加以敌视、仇恨。这是在媒体机构和互联网上公开进行的。恐俄症是对俄罗斯的文明地位、俄罗斯文化以及这一文化传承者的排斥。恐俄症是一种人为蓄意炮制和传播的意识形态。它为针对俄罗斯人民、苏联和俄罗斯公民、同胞和讲俄语的人——任何无论是因为命运使然，还是仅仅因为同情俄罗斯而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或认为

自己与俄罗斯有联系的人——的不人道和灭绝种族行为辩护。它为限制生命权、健康权和自由通行权辩护。

让我仅举现代乌克兰恐俄症几个最令人震惊的例子。2022年，乌克兰电视上出现过仇视俄罗斯人的反人类呼吁。24频道记者Fakhrudin Sharafmal在一次直播中呼吁处理俄罗斯人，毁灭其家庭和孩子。他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屠杀你们所有家庭，我会带头这样做。我们的民族万岁！”这是在现场直播时说的话。

乌克兰医生Gennadiy Druzenko是流动医院项目负责人，他号召阉割俄罗斯战俘，因为他声称，“他们是蟑螂，不是人”。同时，乌克兰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公共服务公告视频”，视频中有一名少女穿着一件乌克兰衬衫，戴着一个花环，一边拿着一把镰刀割一名俄罗斯士兵的喉咙，一边说：“现在轮到我们将进行血腥收割了。你们每个人都将死掉”。这些言论今天正在行动中得到执行。在行刑队处决俄罗斯战俘、对战俘实施不人道待遇以及枪杀讲俄语的顿巴斯平民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昨天，3月13日。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宣布了一项法案草案，其中提出正式将俄罗斯现政权定性为“Rashism（俄罗斯法西斯主义）”。议员们提出，乌克兰杜撰的这一现象的特点包括“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自我美化，强行压迫其他民族和/或否定这些民族的存在”。

针对俄罗斯人编造的这些明显的谎言，其用意是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其他国家引起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公开敌视和仇恨，并成为唤醒和培育仇俄意识的工具。顺便指出，欧洲联盟也已发生这种情况。2022年3月，波兰总理承认，恐俄症如今已成为主流并获得接受，成为波兰和欧洲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

但是，让我们回到乌克兰问题，在那里，俄罗斯人是仅次于乌克兰人的第二大民族。根据乌克兰最近的人口普查，俄罗斯族家庭数以百万计，该国近三分之一人口，即1400多万公民，生来讲俄语。2001年，乌克兰进行了唯一一次人口普查，当时俄罗斯裔占17%以上，

即有800多万人。根据同一次人口普查，称俄语为自己母语的人占人口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1400万乌克兰公民母语是俄语。真实的语言情况是，在日常生活中讲俄语并认为俄语是自己母语的人还要多得多。根据2020年的社会学研究，该国一半以上——53%——的人口一贯或经常讲俄语。俄语是第二工作语言——第一工作语言是乌克兰语。

然而，过去20年来，俄语的使用范围被蓄意减少。这始于2006年禁止放映以俄语配音和制作的外国电影，而在全国各地，包括东部讲俄语地区，媒体对俄语实行歧视性额度限制。

这一进程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教育领域。自乌克兰高等教育2014年必须使用乌克兰语以来，一直仅以乌克兰语授课。2020年9月，乌克兰所有俄语学校都改将乌克兰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发生在教育法生效之后。

从2022年开始，乌克兰当局决定全面禁止学习俄语。去年11月，基辅将俄语从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课程中消除。东部主要地区中心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州也实施了同样的禁令。乌克兰文化部正计划从图书馆中去除约1亿本俄语书籍——到2023年初，其中2000万本已经被销毁。他们不是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纳粹分子所做的那样公然焚烧这些书籍，而是把这些书籍扔进垃圾桶或回收用于商业包装。

10月份，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谢·达尼洛夫——此人是在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对本国公民实施制裁机构的头头——说，俄语应从乌克兰领土上彻底消失。在一些教育机构，这一进程已经开始，每个人，包括学生、教员乃至技术专家，都不允许在休息时间或下班后讲俄语。2023年1月，基辅最大高等教育机构，即基辅莫希拉学院，也作出了这种仇俄决定。乌克兰语言监察员——该国是在2014年后设立这一职位的——对此予以支持，承诺将把这一做法推广到乌克兰其他大学。

我会回头再谈乌克兰当局的恐俄症问题，现在想先谈谈乌克兰恐俄症的其他不人道表现。2014年，在

克里米亚大多数俄罗斯裔和讲俄语的人举行公投并决定与俄罗斯重新统一后，乌克兰当局彻底停止了通过北克里米亚运河进行的淡水供应。事实上，基辅当局的行动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谈谈乌克兰文化领域的系统性恐俄症。从2014年开始，乌克兰开始对街道和城市进行大规模重新命名，并毁坏与乌克兰历史上的俄罗斯和苏联时期有关的纪念碑。去年6月，文化部宣布将设立去俄罗斯化委员会，负责考虑将俄罗斯文化名人纪念碑、任何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有关的重大国家历史事件纪念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摧毁的问题。在11月份尼古拉耶夫发生的那场运动中，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炸毁了一座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死难者的纪念碑——一座名为“祖国”的方尖碑。同时，在乌日霍罗德，名为“乌克兰解放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也被摧毁，该纪念碑是乌克兰的文化遗产之一，用于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解放该城市的苏联将士。

今年2月，基辅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乌克兰首都从纳粹手中解放的瓦图京将军的纪念碑。每年在该市解放纪念日，人们都会向这座纪念碑献花。拆除这座纪念碑是一种卑鄙、野蛮的行为，因为这座纪念碑建立在埋葬着该将军遗骸的坟墓上。目前该将军遗骸埋葬地点不得而知。

乌克兰大规模恐俄症的另一个表现是，伟大作家、全世界文学经典著名人物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纪念碑也被摧毁。普希金游览过乌克兰东部许多城市。19世纪末，这些城市为他树立了纪念碑。纪念这位作家的这些纪念碑是这些城市讲俄语居民集资修建的。100年后的现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日托米尔和哈尔科夫拆除了这种纪念碑。全国各地共有20多个城市拆除了普希金纪念碑。

乌克兰当局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实行仇俄做法的另一个具有人权影响的领域是宗教。该国最大宗教派别是乌克兰东正教。乌克兰东正教会拥有数量最多的修道院、教堂和神职人员，下辖乌克兰全国数百万教民。

乌克兰东正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自治部分，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前者与后者的联系已成为蓄意攻击前者的借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乌克兰东正教会教堂不断遭到侵夺。乌克兰各地的地方当局姑息纵容这种侵夺，并禁止这些教会在其境内活动。此外，属于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僧侣和神职人员被迫离开俄罗斯和世界东正教最重要的圣地，一座有着将近一千年历史的修道院，名为“基辅洞窟修道院”。3月10日，由乌克兰文化部管理的国家组织基辅洞窟修道院国家保护机构以书面形式要求他们离开该修道院，限定他们至迟在3月底必须走人。据称这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有关无偿使用该修道院的协议条款，但国家保护机构在发给该修道院的任何官方文件中都没有提到具体的违反行为。

该修道院是东正教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建于十世纪。这里保留着一百多位俄罗斯圣徒的遗物，包括俄罗斯史诗时代英雄伊利亚·穆罗梅茨和第一部俄罗斯书面历史作者、编年史家、修道士涅斯托尔的遗物。今天，他们想把这些圣物和该修道院本身从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一部分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手中抢走。

我可以举出更多关于乌克兰当局恐俄政策的事实，这种政策已十分普遍，并在2022年和2023年达到顶峰，而它们的根本想法是显而易见的。乌克兰最近在各个领域——教育、文化、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行为，意在宣扬一种仇恨一切俄罗斯事物的思想：仇恨俄罗斯人，仇恨说俄语的人，仇恨任何与俄罗斯有某种联系的人。这种思想已成为各领域诸多实际措施的依据，正如它的提出者所设想的那样，这些措施不仅会激起仇恨，还会摧毁所有俄罗斯裔和讲俄语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庭和子女。乌克兰电视台、乌克兰网络空间和各个社交网络都在明确号召达成这个目标。我由衷感谢各位的倾听，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在安全理事会这样的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维辛斯基先生所作通报。

我现在请瓦西莱茨先生发言。

瓦西莱茨先生（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机会代表乌克兰境内数千万说俄语的公民发言。我还要感谢俄罗斯律师协会，它与我们的团队合作，帮助来到俄罗斯的乌克兰难民。

我的通报专门讨论讲俄语的乌克兰人所受歧视问题。《乌克兰宪法》规定了发展俄语的权利，但泽连斯基犯罪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在2014年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组织的政变后，2012年《语言法》——根据《乌克兰宪法》第十条第三部分规范了在公共生活所有领域使用俄语问题的法律——遭到废除，同时对保证国语即乌克兰语的地位不设任何限制。

政变后，波罗申科政权立即通过了新的语言法。它被称为“关于确保乌克兰语作为国家语言运作”。这项法律影响了俄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它们都受到了打压。该法律各项规定的生效时间被延长至2024年，显然是为了压制反对歧视俄语的民间抗议。

因此，在泽连斯基独裁政权当政时期，从2020年9月1日起，在学校禁止使用俄语；2021年1月16日，在公共服务领域禁止使用俄语；2021年7月16日，在影院和剧院禁止使用俄语；2022年1月16日，在媒体和出版界禁止使用俄语；2022年7月16日起，使用俄语将被罚款。为了执行罚款，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国家机构，即保护乌克兰语专员办公室。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二十一世纪。

请想象一下瑞士政府对使用法语的人处以罚款。或者想象一下西班牙对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人处以罚款。想象一下俄罗斯对使用乌克兰语的人处以罚款。这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由于波罗申科签署的法律——事实上，泽连斯基已经在执行这项法律——这种野蛮行径目前正在乌克兰发生。

仅在2021年，就有约300所学校被关停，600多门俄语授课的课程被取消，然而在多次公开调查中，超过30%的乌克兰公民表示赞成学习俄语，超过70%的人希望看到学校有俄语学习课程。但2022-2023年的地方预算并没有为俄语课提供资金。

使用母语的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但是在乌克兰,正如我们所见,人权遭到了禁止。俄语是数百万乌克兰人的母语,但在乌克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禁止使用。用俄语教育和抚养孩子也是非法的。学校里不允许教授俄语。此外,说俄语的人会受到迫害,俄语本身也被泽连斯基政权抹黑。这就是事实。

在乌克兰,数百万用俄语说话和思考的乌克兰人无法正确地书写俄语。我本人在基辅出生和长大。学校里根本不教俄语。我是在第一波乌克兰化浪潮中长大的,所以我完成中小学和大学学业后,实际上不会正确地书写俄语,只能在日后学习。

我请所有正在听我发言的人想象一下他(她)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无论是什么语言——书写的情形。这正是数百万乌克兰人当前面临的状况。

此外,我个人也在出庭为自己辩护时,遇到过我的母语俄语遭到歧视的情况。法官和检察官告诉我必须使用乌克兰语,而这并不是我的母语。这样一来,我受保护的權利就受到了侵犯。

在乌克兰,即北约和泽连斯基政权控制的乌克兰领土上,我们多次看到,如果乌克兰公民不能用乌克兰语与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者交谈,那么连人道主义援助也得不到。互联网上有许多说明这种情况的视频。

综上所述,我作为一名乌克兰公民,经常难免会听到泽连斯基独裁政权宣扬的荒谬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说俄语没有受到迫害。然而,尽管泽连斯基声称他自己就属于说俄语的群体,不存在对使用俄语的歧视,但在现实和立法之中,我们看到的情况与这种说法截然相反。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乌克兰局势中使用“语言灭绝”一词是很恰当的。语言灭绝包括一些旨在摧毁另一种语言的禁令措施或其他行动。在起草大会于1948年批准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第260A(III)号决议)时,联合国确认语言灭绝是一种特例。在1967年,皇家双语和双文化委员会在加拿大渥太华发表的报告将语言灭绝定义为旨在

全部或部分摧毁某种语言、或为某种语言或方言的自然发展设置障碍的任何行为,例如从肉体上摧毁讲某种语言或方言的族群成员,采取旨在阻碍某种语言或方言自然发展的镇压措施,故意创造条件、迫使双语社会转变成单语社会,违背特定族裔语言群体的意愿而禁止在学校和媒体使用某种语言,或未能向试图保护自身语言和文化的族裔语言群体成员提供道义或物质援助。

这一切都发生在乌克兰,它们并不是某种过度行为,而是有北约撑腰、背叛了乌克兰人民的泽连斯基政权所支持的蓄意的国家政策。因此,自2014年以来,我国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内战,其中,语言问题起到了核心作用。事实上,对俄语的歧视是武装对抗的主要导火索之一,最终在许多年之后酿成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新冷战。现在,这场冲突在乌克兰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截至今天,根据现行立法,至少30%的乌克兰公民被剥夺了在日常生活几乎所有领域中使用母语的机会。这严重违反乌克兰宪法。自1992年以来,俄语的使用范围一直在逐渐缩小。即使在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公民占绝对多数的地方,俄语也已在国家当局和地方政府中被取代。我说的是敖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扎波里日亚、顿涅茨克、卢汉斯克、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等地。尽管有家长抗议,讲俄语的学校仍改用乌克兰语作为授课语言。与此同时,俄语教学质量下降,因为国家歧视使用俄语的教师,付给他们较低的工资。在高等教育中,俄语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取代。

该政策的合理延续是通过确保将乌克兰语用作国家语言的法律。这项法律激怒了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保加利亚族、罗马尼亚族、希腊族、捷克族和其他许多族裔群体。但是俄语和讲俄语的社群遭到了法律的主要冲击。

该法律将俄语完全排除出劳动关系、教育、科学、文化、电视和广播、印刷媒体、图书出版、计算机程序和网站的使用、公共活动、体育、服务、电信和办公室工作。换言之,俄语被排斥在所有生活领域之外,

公民只能在私下交流中使用俄语。同时，法律允许在这些领域使用英语和欧洲联盟成员国的语言。有一项蓄意歧视俄语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得到北约国家的全力支持，当然得到波罗申科总统和现任总统泽连斯基的执行。

法律禁止使用俄语。对违法者提起行政诉讼。对他们处以罚款。对初犯处以的罚款高达230美元，再犯罚款高达460美元。为简单说明这笔钱对乌克兰人意味着什么，我提醒安理会成员，乌克兰平均每月的养恤金是60美元。

被处以罚款的不仅有州和地方官员，也有普通公民。以下是后者中的一个例子。最近于1月31日公布了一份罚款规定。决定对一家香水店的女售货员处以罚款，她应一位顾客的要求，将盒子上的乌克兰文字翻译成了俄文。然后，她因使用俄语而遭到一名女顾客的羞辱。同样是这名顾客向一个专门设立的镇压机构——乌克兰国家语言保护专员办公室——投诉。女售货员被罚款260美元。

2月初，在敖德萨担任化妆师的博主鲁斯拉娜·博尔特尼科娃因其Instagram上的俄语内容而被罚款，这位女士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用俄语为朋友录制帖子。但这并未妨碍语言检查员找到这些帖子并对她处以罚款。

这一切都是语言灭绝的标志和表现。俄语正在遭到系统性的摧毁，造成人们被迫放弃用母语交流的情况。数百万人的身份认同正在遭到抹杀。这在二十一世纪是不可接受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瓦西莱茨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斯奈德先生发言。

斯奈德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尽量简短发言。我作为研究该地区和东欧历史学家，特别是作为研究大规模屠杀和政治暴行的历史学家向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认为，我们今天关于“恐俄症”一词的讨论可以

澄清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的性质以及俄罗斯非法占领乌克兰领土的性质。我只谈两点。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受到伤害主要是俄罗斯政策的问题。如果我们关心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受到的伤害，就应该关心俄罗斯国家的政策。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今天讨论的“恐俄症”一词一直是帝国宣传的一种形式，是用帝国的借口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开脱。

先说第一点，我们讨论恐俄症的前提是对俄罗斯人受到的伤害感到关切。我当然同意这个前提。我同样关心俄罗斯人。我同样关心俄罗斯文化。那就让我们想想过去一年中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造成最大伤害的行动。我简要列举10项这样的行动。

第一是迫使最具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俄罗斯人移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约75万俄罗斯人离开俄罗斯，其中包括一些最具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人。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第二是摧毁独立的俄罗斯新闻业，让俄罗斯人无法了解他们身边的世界。这也是俄罗斯的政策，对俄罗斯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第三是俄罗斯全面审查俄语言论并压制言论自由。这具有讽刺意味，值得注意。在乌克兰，人们可以用俄语或乌克兰语直抒胸臆。在俄罗斯，人们不能。如果有人举着写有“向战争说不”的牌子站在俄罗斯境内，就会被逮捕，而且很可能被监禁。如果有人举着写有“向战争说不”的牌子站在乌克兰境内，不管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什么都不会发生。俄罗斯是一个单一语种国家，人们可以说的东西很少。乌克兰是一个双语种国家，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在我访问乌克兰时，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用两种语言——乌克兰语或俄语——向我报告俄罗斯的战争罪行。

第四是攻击俄罗斯文化，做法是审查学校课本，削弱俄罗斯国内的文化，摧毁专门纪念俄罗斯历史的

博物馆和非政府组织。这一切都是俄罗斯的政策。

第五是歪曲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在2014年和2022年发动侵略战争，从而剥夺了后世所有俄罗斯人的这一遗产。这是俄罗斯的政策，对俄罗斯文化造成了巨大伤害。

第六是降低俄罗斯文化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性，以及终结过去所谓的“russkiy mir”——海外俄罗斯世界。乌克兰境内曾有很多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很友好。俄罗斯的入侵结束了这一局面，这是俄罗斯的政策。

第七是在乌克兰大规模杀害讲俄语的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迄今杀害的讲俄语者比任何其它行动都多。没有可比性。

第八，当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俄罗斯公民被大批被杀的事实。约20万人死亡或伤残，当然这只是因为俄罗斯的政策。是俄罗斯的政策让俄罗斯青年在侵略战争的战场上送死。

第九，这场战争也意味着一代俄罗斯青年——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将被卷入战争罪行，其余生将被创伤和内疚所裹挟。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巨大伤害，并且就像所有这些政策一样，这是俄罗斯政府自己造成的，而且大部分是在过去一年中造成的。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对俄罗斯人的伤害，这些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但俄罗斯对俄罗斯人采取的最糟糕政策可能是最后一项——第10项——这项政策持续训练或教育俄罗斯人相信种族灭绝是正常的。我们从俄罗斯总统一再声称乌克兰不存在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从俄罗斯国家媒体的种族灭绝幻想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从整整一年中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了这一点，每天都有数千万俄罗斯人收看这些节目。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把乌克兰人描述成猪、寄生虫、蠕虫、撒旦教徒或食尸鬼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宣称乌克兰儿童应该被淹死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宣称应当把乌克兰的房屋以及里面的人一起烧掉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当人们

出现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说：“他们根本不应该存在，我们应该用行刑队处决他们”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当有人出现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说：“我们将杀死100万人，我们将杀死五百万人，我们可以消灭你们所有人”——意思是所有的乌克兰人——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确实关心对俄罗斯人的伤害，我们会关心俄罗斯政策正在对俄罗斯人产生的影响。声称乌克兰人是“仇俄分子”是俄罗斯仇恨言论的又一要素。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关于乌克兰人的其它说法与乌克兰人是“仇俄分子”的说法成了一锅大杂烩。例如，有人发言宣称所有乌克兰人都应被灭绝，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仇俄分子”，所以他们都应被灭绝。

因此我要接着谈第二点——“必须杀害乌克兰人，因为他们患有所谓恐俄症的精神疾病”——这种说法对俄罗斯人来说不好，因为这是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教育。但当然，这样的说法对乌克兰人来说更糟糕。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恐俄症”这个术语是我们从帝国主义历史中了解到的一种话术。当一个帝国发动攻击时，这个帝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俄罗斯政府用乌克兰人某种程度上恐俄的说辞来为侵略战争辩护。但是，当然，重要的是侵略战争这一背景本身。重要的是入侵本身——摧毁一个个乌克兰城市、处决乌克兰地方领导人、强行将乌克兰儿童递解出境、导致大约一半乌克兰人口流离失所，摧毁数百家医院和数千所学校以及故意在冬季袭击供水和供暖设施。背景是这个，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恐俄症”一词是帝国主义政权声称它自己是受害者，即使它正在进行一场残暴的战争。这是历史上的典型行为。帝国政权不把实际受害者当人，称自己是受害者。当受害者反抗对他们的攻击、杀戮和殖民时，帝国说这是不合理的，是一种疾病——一种恐惧症。声称受害者丧失理智——他们恐惧，患有恐惧症——意在转移对受害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经历的注意力，他们所经历的当然是侵略、战争和暴行。“恐俄症”一词是一种帝国主义战略，旨在将话题从实际的侵略战争转移到侵略者的感情上，从而压制受伤害

最深的人民的存在和经历。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人。我们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们受伤的感情比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

俄罗斯的罪行可以而且将会根据乌克兰法律进行评估，因为这些罪行发生在乌克兰领土上，也会根据国际法进行评估。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侵略战争、危害人类罪行以及种族灭绝。使用“恐俄症”这个词——声称乌克兰人是生病，而不是在遭受暴行——是殖民主义的说辞，也是整个仇恨言论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在俄罗斯的种族灭绝仇恨言论中，乌克兰人患有一种叫做“恐俄症”的疾病的想法被用作论证为何消灭乌克兰人的理由，此外还有他们是害虫、寄生虫、撒旦教徒等理由。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受害者，而事实上是侵犯者，这不属于防卫——这实际上属于犯罪。针对乌克兰人的仇恨言论不属于俄罗斯联邦的防卫，而属于俄罗斯公民正在乌克兰领土上犯下的罪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政府通过召集今天的会议，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承认战争罪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奈德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基里尔·维辛斯基和德米特里·瓦西莱茨的通报。他们俩人都有在乌克兰遭遇恐俄症的痛苦经历。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如何变成一个恐俄的反俄国家。

我想听斯奈德先生提供例子，佐证他今天撒下的无耻谎言。他从哪里听到俄罗斯电视台——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电视台——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那些卑劣的蔑称？他提到那些蔑称，是寄希望于没有人会证实他的说法。这些说法根本不存在，也无处可寻。斯奈德一直以编造历史骗局而闻名，这些骗局旨在证明所谓俄罗斯人从未在乌克兰生活过，乌克兰有着即使没有上千年，也有数百年的独立历史的说法。人们只会怜悯他，因为那些天方夜谭和重写历史的企图在历史事实面前很容易土崩瓦解。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乌克兰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特定意识形

态，即反对俄罗斯和沙皇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当然，由于没有其他人，在当时的乌克兰政治人物中称王称霸的是生活在俄罗斯帝国之外的俄罗斯族人中。其中之一是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他的伪历史作品在乌克兰已经成为经典，今天由于政治原因在西方得到积极宣传，特别是通过斯奈德先生以及米科拉·米赫诺夫斯基和德米特罗·东佐夫，他们制定了完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原则。顺便提一下，这些原则并不复杂，和德国纳粹学说一样，建立在乌克兰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基础上。他们制定的主要原则是“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犹太人是乌克兰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这正是恐俄症如此容易地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核心意识形态的原因。自2004年所谓的橙色革命以来，特别是自2014年的违宪政变以来，这一过程明显加速。

有人在这里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我将重复一遍，但不再详谈历史细节。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17.3%的人口——大多居住在该国东部和南部——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人。将近30%的人口认为俄语是他们的母语。但是，如通报人所提到的那样，还有很多人在家里和其他社交场合讲俄语。2004年，在乌克兰出版的所有书籍中，有95%是用俄语写的，这一事实表明，在前面提到的事件发生时，俄语的使用在乌克兰境内是多么广泛。当时，新上台的民族主义政府立即拼命攻击俄语和其他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通过学校、教育、电影和电视，他们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与俄罗斯有关的一切都是外来的。结果，整整一代乌克兰人的大脑中充斥着米赫诺夫斯基和顿佐夫的理论，学到的是俄罗斯人是敌人，乌克兰人是一个优越的民族，莫斯科人从他们那里偷走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宗教、语言、文学和文化。

历史也被篡改，那些为法西斯分子效力并犯下可怕暴行的人成为了推动乌克兰独立的英雄。2014年的违宪政变使乌克兰最终成为反俄国家，仇俄被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独立广场的积极分子毫不掩饰其反人类的仇俄观点，他们在国外的靠山也很清楚这一点。就在血腥的政权更迭几天后，极端的“右区”组织领

领导人德米特里·雅罗什宣称，去俄罗斯化是一个完全公正、必要的事态发展。仇俄人士、最高拉达议员伊琳娜·法里恩把所有讲俄语的人称为智障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市长鲍里斯·菲拉托夫说，

“我们必须给那些人渣一切必要的承诺和保证。我们可以等会儿再绞死他们”。

我引用这些话，是为了让安全理事会成员能够理解2014年政变以来讲俄语的乌克兰人所面临的新政府的极端仇俄情绪。2014年5月，40多名讲俄语的活动人士在敖德萨工会总部被活活烧死，这清楚地证明，当局准备杀死、烧死他们。新政权最先作出的一个决定是，试图废除关于国家语言政策原则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俄语在乌克兰24个州中的13个享有地区语言地位。正是这一决定引发了克里米亚与乌克兰的分离，克里米亚的绝大多数人口视自己为俄罗斯族。当地语言可能被消灭，纳粹通敌者和罪犯可能被描绘成英雄，是顿巴斯居民进行正义抗议的主要原因。顿巴斯80%以上的居民在日常交流中使用俄语。值得一提的是，就连独立广场当局也意识到，语言问题在文化上很敏感，可能导致国家土崩瓦解。正因如此，该法的废除被暂时推迟。在签署明斯克协议时，基辅甚至同意将顿巴斯的语言自决选项列入其中。然而，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那样，基辅政权从未打算遵守这些协议。

九年来，乌克兰当局有系统地摧毁了所有可能与俄罗斯有哪怕一丁点联系的东西。这么一来，他们就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根基，而这个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特性与我国有着长达数世纪的联系。在彼得·波罗申科当政时通过了六项立法，俄语被排除出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媒体也实行了严格的语言配额制。企图通过歧视来阻止俄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的做法也有所增加。这些措施的颁布不仅直接违反了有据可查的国际规范，而且也违反了《乌克兰宪法》所载的旨在保护公民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和其他权利的原则。

对于乌克兰正在实施的与俄语和讲俄语居民有关的歧视性做法，我就不细说了。我们邀请的两位通报

人都向我们详细通报了这一情况。我将只着重谈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作用。他在竞选总统期间承诺，将审查使本已两极分化的乌克兰社会进一步分裂的语言法。我谨引用他在成为总统之前在乌克兰电视上所说的话，

“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的人想说俄语。随他们的便。法律上你应该给他们说俄语的机会。语言永远不会分裂我们的祖国。我有犹太血统。我会说俄语，但我是乌克兰公民……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真正的兄弟民族……我们都非常了解彼此”。

在2019年总统选举中，75%的乌克兰人投票支持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立场和他结束顿巴斯内战的承诺。然而，乌克兰国的新元首很快就表明，所有这些对乌克兰人极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都不过是空谈。他很快就与基辅的支持者站到了一条线上，而后者并不打算维护乌克兰的族裔间和平及其与俄罗斯的睦邻关系。他在西方帮助下武装他的国家，并在明斯克协议的掩护下准备与俄罗斯开战——鉴于法德英三国前领导人的自白，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同时，他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企图将俄语和一切带有俄罗斯色彩的东西从该国铲除。

在2020年和2021年，通过了关于中等教育、乌克兰土著人民和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歧视性法律。2021年9月，泽连斯基要求所有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的乌克兰居民离开乌克兰。他声称，这是他们个人作出的选择。他说，如果你想居住在乌克兰，想在那里看到子孙后代的未来，就必须成为一名乌克兰人，放弃你的俄罗斯族特性。对那些不想这样做的人，特别是顿巴斯居民，以轰炸和炮击进行恐吓，或者干脆将其杀死。我还要强调，这些措施不是对俄罗斯行动的回应，而是主动、蓄意试图摧毁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的语言和文化。

因此，讲俄语人口的权利遭到公然侵犯。2022年2月之后，乌克兰反对俄语的斗争达到了荒唐的地步，令人震惊地想起纳粹主义。乌克兰官员毫不掩饰他们对一切带有俄罗斯色彩的东西的仇恨，以及他们

想要清除俄罗斯族人和俄语的意图。该国语言监察员 Taras Kremin 声称，“乌克兰为乌克兰人服务”。

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达尼洛夫表示，俄语应从乌克兰消失，他称俄罗斯族人是“耗子”，应该被“毒死”或“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消灭”。乌克兰境内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从实质上讲是全面禁止俄语。自去年秋天以来，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法律之外，还颁布了一项全面禁止在学校学习俄语的规定，即使是将其作为一门外语。我们的前西方伙伴只在国内倡导多样性原则，倡导保护民族和文化特性，对这些根本没有反应。亲西方或主要由西方代表组成的国际机制也没有作出反应。布兰兹·科里斯女士今天拒绝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态度。显然，在西方狂热反俄的背景下，她和她的同事们根本不便于批评乌克兰。

乌克兰境内高涨的反俄情绪有多种表现。除了我已经提到的之外，还有向俄语书籍开战，就像在纳粹德国那样，这些俄语书籍现在被毁于一旦。还包括可耻地向与俄罗斯有关的纪念碑和地理名称开战，我们的通报人详细地讨论了该现象。在今天的乌克兰，因为说俄语词、唱俄语歌、读俄语新闻或者在手机上收俄语短信就可遭到镇压。这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审问和蒙昧主义，完全无辜的民众正因此遭受痛苦并死去。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西方同事的眼皮子底下，顺便说一句，他们在开始禁止任何与俄罗斯有关的东西时也并未采取如此大跨步之举。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可将它归因于这些人小心翼翼地隐藏对我们的国家、语言、宗教以及文化的仇恨，因为对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任何谴责都无法解释在这些国家泛滥的反俄情绪。

今天，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基辅政权当前对乌克兰东正教堂发动的战争，该教堂与俄罗斯本身并无正式关系。维辛斯基先生今天谈到该问题。最近我们曾就该话题举行过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见S/PV.9245），我相信许多成员还记得。自那次会议以来，局势进一步恶化。除突袭和夺取乌克兰各地的东正教堂和教区之外，泽连斯基政权现在还计划于

3月28日夺取该国最重要的寺院、暨基辅洞窟修道院。伴随该步骤而来的是乌克兰人内部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对抗的威胁。我想让西方同事今天从我们这里听到这种情况。斥责基辅政权尚为时不晚，他们有权力这样做。

最后，我谨强调，我们召集今天的会议不是为了谈论乌克兰的内部问题。泽连斯基及其党羽在那里引发的反俄风潮直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以及同乌克兰的睦邻关系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并且继续希望从我们的乌克兰邻居那里得到的无非是尊重我们的西方同事在其本国如此热切追求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对乌克兰适用的是不同的标准。我向我们的瑞士邻居提出一个问题。要做瑞士人，人们是否不得放弃其意大利、法国或者德国的身份认同？这会威胁瑞士国家的完整性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批评基辅当局对俄罗斯人的做法？我希望，安理会成员今天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坦诚的评估。他们将永远无法在反俄的基础上建设欧洲长期和可持续的和平，我希望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我还希望，今天他们不要向我们聒噪该指责的是我们自己的说法。正如我们今天都能明白的那样，乌克兰的反俄情绪早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就开始演化发展。他们维护其基辅门徒的卑劣行径并且声称这些行为是对我们做出的回应，由此不仅降低自己的身份，而且贬低他们自己推崇的高尚标准与价值观，冒着将其本国社会拖入与基辅同等水平的风险。我们非常希望他们仍能避免这种局面。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们专注地聆听了各位通报人的发言。

自乌克兰冲突开始以来，安理会几乎每周开会讨论这场危机的不同层面，特别是强调对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影响。上周，导弹再次打击了多个地区的平民区，导致更多人员死亡和更多民用基础设施被毁。巴西谴责暴力，再次呼吁对话和停止敌对行动。然而，安理会的关注迄今没有在实地带来具体进展。根据国

际法, 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宪章》禁止把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工具。然而, 相信军事解决的理念仍然占据上风。这种理念将继续夺走无辜平民的生命, 使持久和平的前景愈加渺茫。我们敦促各成员反思我们这些会议当前的动态和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仅仅以一种显然表明筋疲力尽的形式重复本国立场将无助于结束这场冲突。

与此同时, 我们继续反对在各种外交论坛和通过未经安理会批准的单边制裁来孤立俄罗斯。此时此刻, 讨论实现和平的务实途径将更有利于取得结果, 而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辩论中基本上看不到。我们认为, 要想不仅实现和平, 而且保持和平, 解决方案就必须处理冲突的起因。当务实的观点立足、开始考虑和平会谈时, 双方的不满与安全关切均必须得到处理。所幸的是,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会员国在呼吁和平解决。我们始终准备好为调解进程做出贡献, 以期实现持久和平。

再过数日, 黑海谷物倡议将期满截止。它是成功调解的结果, 是敌对行动开始以来的少数良好动态之一。我们敦促各方寻求迅速延长协议, 以便防止危机给那些依赖谷物和肥料定期供应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加严重的附带影响。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避免采取可损害这些协议执行的行动, 包括取消对俄罗斯出口设置的壁垒。对来自任何原产地的粮食和肥料出口进行制裁都是不能接受的, 违反“伊斯坦布尔倡议”的文字与精神, 同时不合比例地影响常常位于远离冲突地区的弱势国家。

孙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各位通报人的通报, 我们在这些通报中听到各种形式的歧视, 包括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有害言论和煽动。

我们不应容忍针对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 因为这伤害他们的人格尊严, 可制造或者加剧社会中的隔阂。与此同时, 任何歧视的指称永远不能作为任何使用武力做法的理由。如果说有什么的话,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实际上可能引发了对那些支持这种无理侵略者的有害言论和煽动。

正如在第ES-11/6号决议中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再次要求俄罗斯立即、全部和无条件从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撤出其所有军队, 并呼吁停止敌对行动。

乌克兰境内高涨的反俄情绪有多种表现。除了我已经提到的之外, 还有向俄语书籍开战, 就像在纳粹德国那样, 这些俄语书籍现在被毁于一旦。还包括可耻地向与俄罗斯有关的纪念碑和地理名称开战, 我们的通报人详细地讨论了该现象。在今天的乌克兰, 因为说俄语词、唱俄语歌、读俄语新闻或者在手机上收俄语短信就可遭到镇压。这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审问和蒙昧主义, 完全无辜的民众正因此遭受痛苦并死去。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西方同事的眼皮子底下, 顺便说一句, 他们在开始禁止任何与俄罗斯有关的东西时也并未采取如此大跨步之举。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小心翼翼地隐藏对我们的国家、语言、宗教以及文化的仇恨, 因为对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任何谴责都无法解释在这些国家泛滥的反俄情绪。

今天, 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基辅政权当前对乌克兰东正教会发动的战争, 该教会与俄罗斯本身并无正式关系。维辛斯基先生今天谈到该问题。最近我们曾就该话题举行过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见S/PV.9245), 我相信许多成员还记得。自那次会议以来, 局势进一步恶化。除突袭和夺取乌克兰各地的东正教堂和教区之外, 泽连斯基政权现在还计划于3月28日夺取该国最重要的寺院、暨基辅洞窟修道院。伴随该步骤而来的是乌克兰人内部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对抗的威胁。我想让西方同事今天从我们这里听到这种情况。斥责基辅政权尚为时不晚, 他们有权力这样做。

最后, 我谨强调, 我们召集今天的会议不是为了谈论乌克兰的内部问题。泽连斯基及其党羽在那里引发的反俄风潮直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和平以及同乌克兰的睦邻关系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并且继续希望从我们的乌克兰邻居那里得到的无非是尊重我们的西方同事在其本国如此热

切追求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对乌克兰使用的是不同的标准。我向我们的瑞士邻居提出一个问题。要做瑞士人，人们是否不得不放弃其意大利裔、法国裔或者德国裔的身份认同？这会威胁瑞士国家的完整性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批评基辅当局对俄罗斯裔的做法？我希望，安理会成员今天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坦诚的评估。他们将永远无法在反俄的基础上建设欧洲长期和可持续的和平，我希望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我还希望，今天他们不要向我们聒噪这要怪是我们自己的说法。正如我们今天都能明白的那样，乌克兰的反俄情绪早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就开始发展。他们维护其基辅门徒的卑劣行径并且声称这些行为是对我们做出的回应，由此不仅降低自己的身份，而且贬低他们自己推崇的高尚标准与价值观，有可能使它们自己的社会沦为与基辅一样的水平。我们非常希望他们仍能避免这种局面。

南加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的通报。

18天前，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见S/PV.9269），纪念乌克兰战争一周年。在这个议席上，我们痛惜实地的人间苦难，其标志是巨大的生命损失、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民众的大规模流离失所。

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伴随着仇恨言论的释放以及双方似乎无限制的论战升级。自敌对行动开始以来，实地的战斗一直以令人担忧的方式展现在社交媒体上，影响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神圣的领域。除了战争恐怖以及各种形式的痛苦和破坏之外，处于冲突中的人们每天都在遭受歧视、耻辱和边缘化。看不到在短期或中期内结束战争的前景不是一个好兆头，意味着严重的创伤，影响到每个人、每个家庭和每个社区。毫无疑问，这场血腥战争所造成的无形创伤将持续多年，甚至可能持续几代人的时间。

最近的历史以一种赤裸裸和令人恐惧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仇恨和排斥的重负、以及它们助长和加剧国际暴力并使人类陷入恐怖深渊的恶毒能力。我谨呼吁

各方表现出克制，避免一切挑衅或煽动仇恨行为。任何可能加剧各国人民之间仇恨的行动都会导致各方远离政治解决，因为这将严重地危及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秘书长对打击仇恨言论的持续承诺，这反映在其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以及2019年推出的《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之中。

我敦促冲突各方自主实现这些崇高目标，并遵守《联合国宪章》条款，其中禁止针对宗教、族裔、国籍、种族、肤色、血统、性别或任何其他身份的贬损或歧视性语言。如果没有这些尊重人格的基本价值观，就很难想象建立持久和平。

我还记得，去年6月，我们举办了第一个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活动。我也记得，大会通过了关于弘扬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以及促进宽容的决议（大会第75/309号决议）。该决议寻求根据国际人权法打击歧视、仇外心理和仇恨言论。

最后，我重申，我国一向坚定不移地呼吁冲突各方坐到谈判桌前，以便就这场战争的政治解决达成协议。明日的和平始于今日。

阿布沙哈卜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对任何群体的非理性仇恨都是一种封闭思维的做法。在最需要理解的时候，它剥夺了我们的同情心。在这方面，我想提出三点。

首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容忍行为。今天也不例外。我们认识到，在一个有200多个民族共存的国家，应当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促进宽容的重要性。任何人都不应因其国籍、种族或宗教而受到歧视或偏见。本月，在阿布扎比，我们举行了“亚伯拉罕家族之家”的落成仪式，这是一个宗教间的综合体，包括一座清真寺、一个教堂、我国第一座专门建造的犹太教会堂以及教育设施。这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表现，表明我们高度重视不同信仰间的和谐。任何群体非理性恐惧和仇恨所引发的行动都与创建有凝聚力的繁荣社会格格不入。因此，我们认为，无

论何时何地出现不容忍现象和仇恨言论，都必须予以解决。

第二，我们都有确保尊重他人成为全球规范的集体责任。正如人们今天在这里一再指出的那样，我们继续看到全球煽动仇恨言论的情况有所增加。安理会多次看到冲突地区的不容忍行为发展到极端，造成生命损失、社区被毁、以及历史被抹去。当枪炮声最终平息时，不容忍和偏执行为会阻碍冲突后和解与可持续和平。为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加紧努力，解决仇恨言论和不容忍行为泛滥的问题，包括通过现代技术来这样做。在冲突地区，恶意利用技术来传播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是一个特别难以应对的挑战。

第三，今天的议题提醒我们，安理会必须优先解决冲突，并最终制止乌克兰境内的敌对行动。实现公正与持久和平必须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欢迎各方为延长《黑海谷物倡议》的期限作出努力。除了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积极影响之外，该倡议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即使在冲突中，也有可能展开建设性对话。

支持仇外心理的世界观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冲突时期，这种观念延续暴力循环，对各种文化进行全面妖魔化，并煽动反对平民和惩罚个人。为了建立并维持和平，我们必须对其所有表现保持警惕。

埃克斯雷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仇俄情绪是俄罗斯为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找到的越来越多的借口之一。事实上，他们弄出这么多名堂，这本身就是一个好迹象，表明他们知道没有一个经得起全面审视。

然而，请允许我代表联合王国说明一下，让我用俄语指出：

(以俄语发言)

我们不是仇俄者。我们两国之间有着历史联系。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我国非常尊重俄罗斯丰富的文化遗产。我本人学了七年的俄语、俄国历史

及其优秀文学。

(以英语发言)

我们并不像俄罗斯代表团有时声称的那样，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一个不会试图吞并和非法入侵其邻国的国家。

乌克兰想要的——我们都想要的——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和平。今天乌克兰的问题并不是仇俄情绪造成的，而是因为普京总统想要吞并一个主权国家，违反了《宪章》的最基本原则。

当俄罗斯政府抱怨仇俄情绪时，他们实际上针对的是——非常简单地讲——乌克兰保持独立、拒绝屈从于俄罗斯意志、以及拒绝将土地让给俄罗斯的决心。此外，在争夺乌克兰土地的过程中，俄罗斯军队杀死并伤害了数万名乌克兰人，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有大量关于暴行的报道，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记录，迄今已有7万多起潜在的战争罪行。

乌克兰的数百座住宅楼、火车站、医院和学校被击中。乌克兰的文化财产遭洗劫，文化遗产地被摧毁。更有甚者：普京政府为争取国内对其战争的支持，正在推出关于乌克兰的宣传，把它正在杀戮的民众非人化，否定正遭其入侵的国家的合法性——同时谎称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害者。

在入侵前夕之时，普京总统曾称乌克兰是不可容忍的“反俄”国家，宣布它是“俄罗斯自身历史、文化和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我们听到了无休止的虚妄说法，包括来普京总统的说法，声称乌克兰政府是“新纳粹”，以及来自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说法，声称乌克兰人是“人渣和怪物”，“蟑螂”以及“哼哼叫的猪”。俄罗斯政府可能认为，这种宣传有助于在国内为牺牲数万俄罗斯士兵的生命辩解。

但是对于无辜平民，对于乌克兰这个民族国家，对于世界上其他人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

俄罗斯没有受到攻击。在这方面，只有一个侵略者。因此，我们大家必须非常明确地告诉俄罗斯政府，

关掉它的战争机器, 停止入侵, 停止杀戮, 停止宣传。

迪姆·拉比耶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通报。

通过召开今天的会议和提出歧视指控, 俄罗斯再次企图转移我们对它继续在乌克兰制造暴行和侵害的关注。这一策略并不新鲜。自从发动侵略战争以来, 俄罗斯不断寻求歪曲现实。这种宣传策略毫无用处。俄罗斯通过编造所谓恐俄症神话为其无理战争辩解的做法不会得逞。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因此不值得进一步审议。

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对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发动非法、无理的战争。现实情况是, 有一个侵略者即俄罗斯, 它拒绝承担其责任; 有一个被侵略者即乌克兰, 它在自卫, 谋求探索一条通往公正持久和平之路, 并且已经提出一项我们表示支持的和平计划。这场侵略伴随着构成战争罪、甚至危害人类罪的大规模暴行: 狂轰滥炸、即决处决、酷刑折磨、利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绑架和掳走乌克兰儿童。

我们今天要传递的信息是, 我们的决心空前坚定, 我们支持乌克兰, 并且支持到底。俄罗斯军队及其帮凶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所犯罪行不会不受惩罚。我们将继续确保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并支持乌克兰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为此所作的努力——因为确保这些罪行不再重演是国际安全的必然要求。

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全部领土上撤出所有军队, 并充分尊重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桑切斯·伊斯基耶多夫人(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们认真听取了各位通报人的通报。

我国代表团谨重申, 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情况下发生的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 无论是在和平局势还是在冲突局势下, 无论起源如何。

我还必须反对加剧冲突的有害言论。当这种言论

寻求为武装暴力辩解时, 则更加恶劣。

什么样的仇外心理蔑视和非人化比战争更过分? 除了夺走人命, 摧毁民用基础设施和生存手段之外, 战争还影响充分享受基本权利和自由, 为侵犯和践踏这些权利打开方便之门。

最后, 为了不让更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失去生命, 厄瓜多尔呼吁俄罗斯联邦从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上撤军并停止敌对行动, 这是大会2023年2月23日通过的关于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实现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大会ES-11/6号决议的要求(见A/ES-11/PV.19)。

斯帕塞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各位通报人出席今天的会议。

去年6月, 阿尔巴尼亚曾召开关于煽动暴力导致暴行罪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见S/PV.9069)。我们提及有关语言和言论如何导致大屠杀、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侵略罪和灭绝种族罪行的历史例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灭绝种族罪行和科索沃发生的大规模犯罪及族裔清洗并非凭空发生。它们是按照精心策划的方案进行策划的, 其共同点是: 以蓄意选择的措辞否定他人的人性, 随后实施杀戮。

遗憾的是, 我们今天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形。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实施无端军事侵略之前, 俄罗斯国家各级多年来一直发表侵略言论, 这些言论基本上断定: 不存在乌克兰语言、文化或教堂, 乌克兰没有历史, 因此不应当有未来。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明确提及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呼吁去乌克兰化就是煽动这一意图, 以“全部或局部消灭”乌克兰国。发出这种言论之后, 接踵而至的是暴行、侵害平民罪行、大规模遣送和摧毁战略基础设施、文化地点和遗产。

虽然错误的蓄意煽动暴力之举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并且正被用来为不正义的战争辩护,但是仇恨者并未达成目标。实际上,乌克兰人今天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结成堪称典范的全国同盟,英勇保卫他们的国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有力声援。

全世界已经明辨是非,明辨施害者和受害者。数周之前,联合国141个会员国再次在大会表决,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并呼吁按照《联合国宪章》实现和平(大会ES-11/6号决议)。

这种声势浩大的断然谴责并不容易被俄罗斯公众舆论所接受,因为俄罗斯舆论充斥着受到各种阴谋论鼓动的宣传;俄罗斯公众已经被挪移到一个平行现实中,在那里,一切有助于它扮演受害者的东西都是好的。这种自找的孤立是错误乖张的政策造成的,而不是任何恐俄症的结果。这个世界不准备接受侵略、以武力吞并领土、犯罪和不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行为。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此外的一切都适合俄罗斯国内消费。

俄罗斯的宣传未能让任何人相信俄罗斯声称的选择开战的原因。俄罗斯越来越无法愚弄本国公民,使其相信它正在赢得胜利。它做到的只是用空洞的言论来一再滥用安理会及其时间和资源。

哈克曼夫人(加纳)(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三位通报人就今天审议的议程项目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他们的意见。我尤其感谢的是,他们的独特视角证明,面对同样的一组事实,不同的人可能以不同方式解读这些同样的事实。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安理会成员继续集中努力解决对乌克兰的侵略,并解决乌克兰人民的关切,他们今天继续遭受一场他们不想要的战争,一场他们不能停止战斗的战争。

我们并不低估对恐俄症的担忧可能成为战争中一些当事方行动的潜在驱动因素,但我们的评估并不能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着针对乌克兰讲俄语的少数民族公民的系统、广泛的国家行动,或者存在着一系列可被集体定性为恐俄症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

事实上,回顾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同年顿巴斯地区的冲突以及去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一直在努力找出一个一贯存在的理由,一个能够说明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试图破坏《联合国宪章》的所有行动是有道理的依据。

结果相反,当我们剥去为这种行动不断辩解的表象,我们得出了合理的结论,那就是真正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一个较大的邻国试图通过武力对其较小的邻国确立支配地位。正如我们过去说过的那样,这种行动方针在国际关系中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对这种行动的谴责是一致的,无论它发生在东方还是西方。

事实上,就加纳而言,我们坚决反对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并坚定地认为,人权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机制为纠正侵犯任何群体权利的行为提供了适当渠道。诉诸此类授权机构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稳定我们的国际体系,并确保追究作恶者的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众所周知,国际法规定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运用限制了任何国家僭取干涉他国内政的权利,我们也保证遵守这些原则。

我们认为,俄罗斯联邦选择对乌克兰使用武力远远超过了它所认为的因对讲俄语的人进行族裔攻击而产生的任何威胁,顺便提一下,这些讲俄语的人是乌克兰公民。事实上,如果这一论点被延伸,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有可能发生更多战争。我们认为,这不可能是我们所渴望的世界,也不可能是对我们寻求保护其利益的人民有所帮助的世界。正如我们在安理会前几次会议上所断言的那样,对乌克兰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侵略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我们继续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感到关切,在这场战争中,平民和军事人员的人权遭到广泛侵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存在严重侵权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过去13个月中,针对平民居住区的导弹袭击、贩运人口、酷刑、强迫失踪和与冲突

有关的性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侵权行为，所有这些都 很严重，与我们促进和保护各地人民的人权和自由的 共同目标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仍然对战争进程和加剧的敌对行动感到严 重关切，这使我们进一步远离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共 同愿望。我们再次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无条件撤 出俄罗斯军队，与此同时，我们强调人权法和国际法 原则以及交战各方充分遵守这些原则的义务。

我们重申支持正在进行的调查和开展的进程，最 终导致查明所有侵犯行为实施者，以便追究他们行为 或不行为的责任。面对乌克兰发生的这种令人震惊的 侵犯行为，世界不能听任作恶者逍遥法外。

我们继续敦促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加倍努力， 帮助各方通过外交和对话渠道解决冲突。我们还重 申，我们支持这一立场，即乌克兰的公正、安宁、全面 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基础上。

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是持续的侵略和敌对行动 使及时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前景更加复杂、更加渺茫。 因此，我们敦促俄罗斯联邦重新考虑其对冲突采取的 军事办法，并对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解决办法保持开 放态度。

卡米莱里先生 (马耳他)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 今天的通报者。

今天的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又一次企图，旨在转 移对乌克兰发生的骇人听闻事件的关注，并无耻地试 图为无理行为辩护。马耳他再次最强烈地谴责俄罗斯 联邦对乌克兰的侵略。这场野蛮、无端、无理的战争 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一年多来，它给乌克兰及 其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破坏和苦难。更令人不安 的是，这场侵略是在完全蔑视和无视国际法和基于规 则的秩序的情况下发动的，更不用说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应该坚持的原则了。

今天，我们听到了更多旨在把受害者描绘成侵略 者，把侵略者描绘成受害者的言论。然而，事实有目共

睹。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联邦入侵其邻国，侵犯了 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欧洲重燃战火。

马耳他谴责俄罗斯媒体和俄罗斯领导人散布虚假 信息和错误信息，企图为对乌克兰的战争辩护。让我 们明确指出：任何鼓励种族主义、歧视、仇外心理和 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容忍的意识形态都多次受到我们 最严厉的谴责。我们强调，我们的立场完全源于我们 坚定的原则信念，即在当代世界，多边主义和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无可替代。

此外，我们敦促充分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国际公约》和其他相关人权条约。我们还呼吁俄罗 斯尊重国际法院2017年4月19日关于在“《制止向恐怖 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中采取临时措施的命令。

回到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对持续违反国 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深感关切。我们必须加 倍努力，确保追究所有侵犯行为者的责任。这必须包 括为暴行罪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并为遭到绑 架和强行驱逐的儿童伸张正义。必须毫不拖延地将犯 罪者绳之以法并追究其责任。

侵略者必须承担其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包 括赔偿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害。作为第一步，马耳他支 持建立一个损失登记册的想法，作为对俄罗斯侵略乌 克兰战争造成的损害、损失或伤害索赔的证据和信息 记录。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马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在 其公认的国际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其决定 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合法权利，支持其在国际论 坛上的外交努力，支持其自卫权。我们呼吁俄罗斯联 邦停止战争，从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的整个乌克兰领土 撤出军队，转而将对话和外交作为恢复地区和平的唯 一工具。

鲍曼-布莱索林夫人 (瑞士) (以法语发言)：我们 注意到今天各位通报者的发言。首先，我想谈谈乌 克兰最近的事态发展。上周，乌克兰遭受了可能是战争 开始以来最严重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些袭击夺去

了更多的生命，破坏了基辅和该国其他地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瑞士谴责这些袭击。我们再次指出，国际人道法禁止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袭击以及滥杀滥伤、过于严重的袭击。

俗话说，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真相。瑞士强调，必须避免那些会在任何情况下造成人民和政府之间不信任的宣传、仇恨言论和故意制造分裂的语言。在这场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中，虚假信息和宣传强化了不信任，加深了分歧，增加了敌意。我们反对企图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辩护的所有举动，它们加剧紧张局势并被用于政治目的。我们重申大会反对战争的坚定立场、以及国际法院命令俄罗斯军队立即撤出乌克兰领土的决定。我们对军事侵略的明确谴责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当前的国际法律秩序，而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瑞士谴责这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完全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寻找和平、公正与持久解决办法的前景以及恢复人们对这种办法的信心方面，我们敦促俄罗斯停止所有作战行动，毫不拖延地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遵守国际法、寻求外交解决办法以及确保追究所有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的义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为了造成伤害而捏造和传播的信息绝不会成为坦诚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承担着特殊责任，要避免和反对任何有害言论，从而促进和平与合作。

耿爽先生(中国)：刚才几位通报人围绕“恐俄症”现象以及这一现象与乌克兰危机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乌克兰危机自爆发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冲突目前仍在延宕，并呈现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令人深感担忧。从危机爆发之初，中方就一直强调，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当坚持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支持俄罗斯、乌克兰尽快不设前提地恢复对话、实现局势缓和降温，帮助冲突各方尽快打开政治解决危机的大门、共同维护欧洲和平。

前不久，中方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主权、停火止战、启动和谈、停止单边制裁等12条主张。我们愿以此为基础，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要制止战争，就必须消除隔阂、偏见、仇视，在人民的心中播撒和平、团结、友爱的种子。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存在着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宗教、特定种族的形形色色的“恐惧症”。一些源于文明优越论和狭隘历史观，另一些则基于地缘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这些“恐惧症”成为一些国家制造假想敌、炮制威胁论、实施遏制打压、挑动分裂对抗的逻辑起点和政策前提。在“恐惧症”错误认知的主导下，差异被人为放大，分歧被片面突出，矛盾被固定强化，世界被拖入冲突纷争的泥潭。

借此机会，我愿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的政客似乎患上了“中国恐惧症”。他们对中国充满偏见、疑神疑鬼，贩卖焦虑、制造紧张。这种“中国恐惧症”是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战略误判和政治操弄。一国的对华政策如果被“中国恐惧症”所绑架，只会固守零和思维，奉行遏制打压，导致冲突对抗。一场乌克兰危机已经让世界陷入乱局，难道要制造另一场危机令这个世界面目全非？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成熟到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兼容不同的理念，承载不同的文明，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的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我们相信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战胜各种各样的“恐惧症”，找到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的相处之道，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认真听取了各位通报者的发言，并要感谢斯奈德先生今天所作的深刻介绍。

美国欢迎就仇恨言论和有害言论的不良影响开展严肃讨论，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的会议错过

了进行这种讨论的机会。俄罗斯代表团今天召集了这次会议，声称仇俄现象是“乌克兰危机中最可怕、最令人厌恶的其中一个方面”。在俄罗斯导弹如雨点般落在乌克兰城市、杀死平民的时候，在俄罗斯军队犯下危害人类罪，包括系统性强奸、谋杀和折磨平民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把这种言论当回事？在英语中，有一个更贴切的词来描述这种言论，其中也包括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本月早些时候二十国集团会议上的说法，他说这场战争从某种角度看是针对俄罗斯发动的，而不是相反——这个词就是“煤气灯效应”。

过去一年来，全世界忍受着俄罗斯为其对乌克兰蓄意发动的战争提出的一系列借口和荒谬理由。我们听到俄罗斯宣称：它不是侵略者，它在尝试制止乌克兰东部的灭绝种族行为，它必须使乌克兰政府去纳粹化，它必须打击吸毒者和撒旦主义者。

无论今天提出的令人困惑的借口是什么，它们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并不是它假装的受害者。在巴赫穆特、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布恰和许多其他乌克兰城市，这一证据显而易见。如果俄罗斯代表团真的要强调其野蛮入侵一个联合国主权会员国行为的最可怕和最令人厌恶的方面，它就应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其部队犯下的许多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其它暴行。它应该向安理会解释，为什么它的部队把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万乌克兰人驱逐到俄罗斯。它应该解释为什么它的部队通过殴打、电击和模拟处决来折磨被拘留的平民。它应该解释为什么它的部队强奸平民，并对乌克兰男人、女人和儿童实施处决式杀戮。

在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宣传，试图向安理会证明其战争是合理的，包括散布一些真正荒谬的阴谋论。每一个借口都是为了掩盖其真正目标：从地图上抹掉独立的乌克兰主权国家，并暴力征服其人民。普京也发表了同样的言论，否认乌克兰是一个国家，并呼吁归还所谓的失去的领土。乌克兰的自卫是对俄罗斯恶意、破坏稳定和危险的入侵的适当和必要的反应。这是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并给乌克兰人

民造成难以形容的痛苦和虐待的非法侵略战争作出的必要回应。这不是俄罗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寻求滥用其安理会席位来散布虚假信息和发表尖酸刻薄的言论。就像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发生的那样，它没有让任何人信服。每一个借口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寻求摧毁其邻国，并实现其帝国主义扩张野心。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大家庭的一部分，乌克兰人民将继续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国家。只要需要，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莫桑比克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首先感谢维辛斯基先生、瓦西莱茨先生和斯奈德先生的通报。

乌克兰冲突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们再次来到本会议厅，讨论冲突根源及其后果。莫桑比克再次对冲突持续升级表示关切。鉴于其全球可见度和影响，这种过于常见的激烈言辞有可能使全球其他地区的仇恨和煽动行为正常化。为暴力和无视他人的行为辩护的有害言论不仅制造了一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而且还为本已激烈和破坏性的冲突火上浇油。这使通过谈判实现解决变得困难，使和平共处的前景更加渺茫。世界绝对不能允许这一局势进一步升级。

莫桑比克谨提醒各方，有害言论和煽动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也违反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相关决议。莫桑比克呼吁各方避免使用煽动针对个人或群体的暴力、歧视或敌意的语言，并敦促他们促进宽容、尊重和理解的文化。刚从乌克兰回来的秘书长说，“我们必须反对仇恨言论、煽动和操纵真相，因为它们是我们世界存在如此多分歧的基础”。

本会议厅中的所有人都同意，战争不可能是解决办法。因此，我们敦促各自领导人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充分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莫桑比克再次呼吁冲突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寻求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我们必须支持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外交努力。

最后，莫桑比克呼吁安全理事会团结一致，寻求世界和平与稳定，并承诺成为反对分裂和仇恨政治的卫士，无论这种政治何时何地出现。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想就我们今天听到的情况作几点简短评论。

我们的一些同事竭力试图列举俄罗斯媒体上关于仇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言论的例子，但并不令人信服。我们的一些政治学家的情绪化言论首先代表他们的个人立场，其次，这些言论并不适用于一般的乌克兰人，而是适用于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是对他们的恐俄观点的回应。这些提法和引用并不合适，因为它们不是针对乌克兰人，而是针对基辅当局。我想问：俄罗斯或俄罗斯官员什么时候针对乌克兰号召过一次“去乌克兰化”或是让乌克兰从地图上消失？今天没有人听到这样的号召。正如前面所说，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转移注意力。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乌克兰人，我们正在努力解释当前罪恶的基辅政权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早在2022年2月之前就发生了。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不要把政治分析人士的观点等同于乌克兰最高领导层及其官方代表——总统、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外交政策组织领导人、外交官和州长——的言论。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乌克兰政治学家和专家的言论，就会发现我们想引用的话在本会议厅里是不准说的，因为那些话充满着邪恶和仇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德沃尔尼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斯奈德教授对今天会议发起者不完美目的的完美解释。我也看到俄罗斯代表坐在苏联常任理事国席位上。

周日，经过非常仔细的身份确认，乌克兰当局最终确认了一名被俘乌克兰士兵的身份，他在说出“光

荣属于乌克兰”后，立即被俄罗斯人残忍处决，这一事件被发现，并于上周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我要在会议厅里响亮而清楚地宣布他的名字——来自切尔尼希夫州的Oleksandr Matsievskyi。他象征着对国家的忠诚和面对死亡时的尊严。尊严——现在是乌克兰精神的精髓——这个词的俄语对应词在当前的俄罗斯外交词汇中显然已陈旧过时。这种行刑式杀戮的可怕镜头再次提醒我们，仇恨是如何杀人的。几十年来被蓄意煽动的是真正的仇恨，而不是我们今天在会议上不得不听的那些捏造的故事。这种对整个乌克兰民族的仇恨成为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并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导火索。

我们将在周五举行的会议上讨论实地最近的事态发展，这是为确保适当准备和实质性讨论而提前很久就提出的要求。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并不令人惊讶——俄罗斯再次对安全理事会发起滥发网络垃圾和拒绝服务式的攻击作为回应。在网络领域，这是一种恶意活动，旨在通过向系统发送大量多余的请求来使系统超载并瘫痪。这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俄罗斯代表团的所作所为。俄罗斯滥发倡议表现出它的弱点和缺乏可信的论据。这也是因为害怕为其所犯罪行承担责任，并意识到追责迫在眉睫。布恰、伊尔平、伊久姆、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几十个有无辜者乱葬坑的地方，都证明俄罗斯的宣传在不把乌克兰人当人对待和消除俄罗斯士兵心中任何道德防线方面的威力。

乌克兰重申，战争宣传和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民族仇恨极为有害，被《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所禁止。过去的历史有力地提醒我们，当一个国家——受到煽动仇恨的宣传的毒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发动消灭战争时发生了什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纳粹政权的军事失败和确保追责的进程而结束。纳粹高官、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并不是唯一在纽伦堡法庭被起诉的人——宣传人员也受到了起诉。正如该法庭在对纳粹最高宣传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判决中所确定的那样，

“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周而复始，月而复始，他用反犹太主义的病毒感染了德国人的头脑，煽动

德国人民进行迫害”。

纳粹声称海外德国人受到压迫,将此作为其宣传的中心内容之一。关于歧视德国人的虚假说法被用来作为侵略扩张主义、吞并和暴行的理由。这与俄罗斯的行动路线——包括在安理会的行动路线——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清楚地表明,克里姆林宫罪恶政权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后也应该坐在被告席上。将由未来的法庭确定所有发布犯罪命令、执行这些命令以及对国内和国际受众粉饰这些命令者的责任。该法庭还应推动俄罗斯进行道德忏悔,深刻反省该国及其军队在乌克兰所犯暴行中的角色。如果以审判、纪念、教育和赔偿为基础,这种反省将有助俄罗斯重返文明国家的大家庭,并承诺永远不再重复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恐怖行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确保那些犯有侵略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人不会逃脱法律制裁。

在这方面,乌克兰呼吁所有会员国积极参与确保为俄罗斯侵略的所有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进程,并追究施害者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奈德先生对评论作出回应。

斯奈德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很高兴与你和外交官们见面。

俄罗斯代表认为应该向我询问消息来源,我非常乐意回答。如果我们关心俄罗斯联邦高级官员讲话的来源,我请俄罗斯代表去看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网站,他可以在上面找到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讲话,他否认乌克兰的存在,理由是乌克兰是纳粹、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在1000年前受洗的维京人发明的。我不评论这些论点的历史正确性。我只是指出,这些都是公开记录,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讲话。同样,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他的Telegram频道上多次发表今天所讨论的那种直接的灭绝种族言论。

关于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必须指出,我只是引用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话,它是一个俄罗斯国家机构。正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本人所说,它代表俄罗斯的国家

利益。因此,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发表的讲话意义重大,不仅表明了俄罗斯的政策,而且——如前所述——表明了俄罗斯人民的灭绝种族动机。情况确实如此,以至于俄罗斯电视台的主持人自己都对他们可能因战争罪被起诉表示担忧。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查看俄罗斯国家电视频道的视频档案。对于那些不讲俄语的人,我请他们参考朱莉娅·戴维斯的出色工作,她收集了一份相关的俄罗斯视频材料档案。

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实际暴行的消息来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允许俄罗斯记者在乌克兰自由报道。对其他所有人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乌克兰——那里有一位代表少数民族的双语民选总统——用乌克兰语或俄语向乌克兰人民询问关于战争的情况。乌克兰人会讲两种语言,可以用两种语言回答。

俄罗斯联邦代表认为有必要攻击我的资格。我把这看作一种骄傲,这只是对俄罗斯文化更大规模攻击中一个非常小的因素。我的工作包括致力于记录对俄罗斯人的大屠杀,特别是围攻列宁格勒时实施的屠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很自豪能够向乌克兰、波兰和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以及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学习。不幸的是,俄罗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以及俄罗斯最优秀的学者——现在都不被允许从事他们自己的学科。不幸的是,像“纪念”这样在俄罗斯历史上曾有过英勇事迹的组织,现在在俄罗斯却被定为犯罪组织。不幸的是,俄罗斯的记忆法阻止公开讨论俄罗斯历史。不幸的是,“乌克兰”一词在俄罗斯学校课本中被禁。作为一名俄罗斯历史学家,我期待有一天能够自由地讨论俄罗斯令人着迷的历史。

谈到历史,俄罗斯代表否认有这种事情。我建议他看看精通两国语言的历史学家的出色著作,比如我的同事哈佛大学的塞尔希·普洛西的著作。我建议大众参加我在耶鲁的公开课,在公开课上我能够比在这里更滔滔不绝地探讨乌克兰历史。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谨感谢俄罗斯代表帮助我阐明我试图在先前通报中阐述的意见。较大国家的代表没有资格说一个较小国家的代表没有历史。俄罗

斯代表所说的意思是, 无论何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只要乌克兰人声称自己存在, 就是反俄。正如我一直想说的那样, 这是一种殖民态度。大国无权说小国没有历史。声称一国没有历史是灭绝种族式的仇恨言论。我想, 从这个意义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 本次会议是有益的。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斯奈德先生的澄清。

俄罗斯联邦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 (俄罗斯联邦) (以俄语发言): 我不会同斯奈德教授发生争执。

这是因为, 首先, 他没有回应我提出的问题。他只是又做了一个通报。顺便说一下, 我希望斯奈德教授知道, 我读过塞尔希·普洛西的著作。但是, 一旦我们的会议记录准备就绪, 我就会看到他拒绝回答的问题和他的言辞, 第一次听到他的那些话, 不仅令我费解, 而且让我反感。让我们不要把本次会议变成我和斯奈德教授之间的争执。我们会有其它办法回复斯奈德教授。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瓦西莱茨先生回复提出的意见。

瓦西莱茨先生 (以俄语发言): 斯奈德先生要求由代表乌克兰的人发言。

我是乌克兰人民的一名代表, 我是一名乌克兰公民。我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乌克兰人组成的政党的党首——由于它是一个支持与斯拉夫人民和平与团结的反对党而被泽连斯基政权禁止。

显然, 斯奈德先生代表的是北约国家, 遗憾的是, 这些国家也是乌克兰冲突的一方。

他就布恰、伊尔平和博罗江卡谈了很多。我只想提醒斯奈德先生, 布恰、伊尔平和博罗江卡这些城市遭受痛苦是使用北约国家提供的火炮进行炮击的结果, 当时俄罗斯军队在那里。布恰、伊尔平和博罗江卡定期遭到使用北约的落弹和武器进行的炮击。当然, 炮击造成民众的痛苦和大规模破坏。许多来到布恰、伊尔平和博罗江卡拍照留影的西方政治家常常谈论他们将如何重建这些城市。一年过去了, 却一分钱也没有拨付。当然, 布恰、伊尔平和博罗江卡的民众现在正在设置路障, 以便这些欧洲、美国和英国政治家记得他们——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没有人理会他们。出于某些原因, 所有人都在说, 被用来轰炸这些城市的不是北约的火炮。这当然纯属谎言。这只是一名乌克兰公民发表的意见。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瓦西莱茨先生的澄清。

中午12时15分散会。